

行走 在 时 间 的 深 处

◎揭国生

东龙,这个具有千年悠久历史的客家古村落,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,而每一次去,都会有新的感受。

如今的东龙,不只是一个村庄的名字,它早已升华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东龙已经成为宁都文化的代表之一。这个古老的村庄,曾经诞生过文化巨匠李腾蛟,至今依然金光闪亮,洋溢着无限的魅力。我们来到东龙,就是要感受其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深远的历史韵味。

当我在2007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时,我就惊讶地发现,东龙果真如传说中那般美好。四周是连绵的群山,宁静的山谷中镶嵌着一个巨大的盆地,各色民居依山而建,将千顷良田裹入其中。山上秀木葱葱,田野荷叶连连。古祠老宅历数百年沧桑,依然屹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村里很安静,老人、妇女、孩童端坐自家门口,正在剥莲子;好一片世外桃源!

我们游览的第一站往往是李氏家庙(又称下祠),这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祠堂。这座青砖黑瓦的庞然大物,尽管被时光的刻刀雕成了斑驳,但那种凛然大气早已渗透在每一个角落。透过那精巧的结构、华丽的纹饰、考究的布局,我们依然可以复原其曾经的骄傲。就是现在看过去,也是风采依旧,韵味无穷。

李氏家庙(下祠)建筑外观颇似旧时衙门,一对石狮端居正门两侧,威风凛凛。两根楹柱分立两旁,令家庙多出几分庄严。里面宽敞明亮,由前后两部分组成,且结构类似,空间与他祠几乎一致;却又多了16根巨大的楹柱,楹柱的排列前后相同,皆为前排4根,两侧各2根。前有天井,后是主体。主体前方挂一牌匾,上书“福德大奎”四个烫金大字。最

内中央也挂一牌匾,匾上“孝思堂”三字饱满苍劲,熠熠生辉。两侧白墙上各书两个黑色大字,分别是“廉”“忠”“孝”“节”,这四个字传递出东龙人一直坚守的精神内核,展现出生生不息的无限活力。作为参观者,我的内心不止一次深深震撼。

从李氏家庙(下祠)右侧小门进去,是一个简单的剧院,木质舞台搭在前端,后端是观看区。里面起码可以容纳两百多人同时观看演出。舞台上方便有写着春节联欢晚会的条幅,这说明东龙人自古至今都有追求高雅文化生活的习惯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,鼎盛时期的东龙是何等的繁华热闹。

院子里,大门前方是两棵古杉,其中一棵高耸入云,枝桠向外伸展,形如千手观音。据说此杉已有五百多年,数百年的守候,古杉已经长成了东龙的一道独特风景。能把自己长成风景,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它点缀着祠堂,生动了祠堂。古老的祠堂有了巨杉的陪伴,定然不会寂寞。

站在历史面前,我们在惊叹的同时,更多的还有敬佩。能让一座建筑几乎完美地坚守到今天,没有精巧的设计与严谨地建设如何能够做到,古老的东龙人肯定拿出了最杰出的智慧,才有了这幅传世佳作。

李氏家庙(下祠)确实令人惊叹不已,可是,当你看了神奇精妙的百间大屋后,怕是要惊讶到连嘴巴都难以合拢。百间大屋位于李氏家庙(下祠)对面,一条宽阔的镶嵌着鹅卵石的大路蜿蜒前伸,穿行在田田荷叶间,沿路向南,折而向西,走数百米,便可抵达。百间大屋绝对算是建筑史相当华丽的一笔,首先,那构思就无与伦比,大气磅礴,那要经过怎样的计算,才能将百间大屋融为一体,构成一幅最完美的图画。百间大

屋分东圃西园,中间是前厅,基本呈对称结构。屋屋相连,院院相通,雕梁画栋,极显富贵之气。大屋院门朝东,门内外至今还矗立数根方形石柱,上刻“某尚书立”等不同字迹。正厅门楣上书写“东里一望”四字。百间大屋为乾隆时期李仁方所建,总占地4300平方米,前院比后院大,前院占地800平方米,地面用花岗石镶嵌,院外挖一池塘;院墙不高,留有足够视线,站在院子里便可极目远眺。后院仅100平方米,以青砖砌墙。院内南北各掘一水井,水质至今保护完好,生活在这里的李家后人依然在依靠这两口水井。主体建筑以青瓦覆顶,配以青砖风火墙,体现了客家人的传统建筑风格。分上下两栋,面阔三间,进深三间。东圃西园结构同中有异,在坐落有致中彰显变化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,在鼎盛时期,东里一望绝对是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,在宁静的一角,成为最特殊的景致。如今,百间大屋经过修缮,曾经的风采强势回归,每一个参观者看了都会感慨万千的。东龙人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这些奇迹,足以让人以永远敬仰。

文化是需要细看的,如果不是跟随省文化厅驻东龙第一书记尚军再一次参观了一遍,我几乎永远都不会知道,百间大屋的后院中有一条楼梯竟然隐藏着那么传统的信息。他带我们走到楼梯边,让我们自己先观察,看看上楼的石梯有什么特点。经他一提示,我们发现楼梯中间有几级竟然是向下倾斜的!他还叫我们去走一下,体会一下是什么感觉。我们都跃跃欲试,纷纷加入到体验者行列。经过亲身体会,我们发现,上楼都没有什么异常,但下楼时却感到特别别扭,好像随时都有向下倾斜的可

能。尚军让我们猜猜是什么原因,为什么要这么设计。我们一开始都不明所以,这时尚军才揭示出这样设计的缘由。原来这楼就是曾经的绣楼,上面居住的就是金枝玉叶,是尊贵的小姐。过去,小姐是不允许随便出门的,所以,楼的主人干脆把楼梯处理成内高外低的形状,使小姐无法轻松下楼,从而令其“安心”待在楼上。由此可见,过去对女子的禁锢严苛到什么程度。

在东龙,这样的细节也许还有很多,等待我们不断去发现,去挖掘,从而感受东龙古村独特的文化魅力。

东龙的第三大景点是西山的湖心塔。此塔由明朝陈都堂所建,据说始建于土楼岷,至清雍正五年丁未,因崇人建议,移建现处。因在古历三月、八月间暮日西沉时,塔影照在村中池塘内,故名“湖心塔”。此景也名之曰“塔影湖心”,有诗为证:“七层宝塔插云霄,倒映湖心景孰描。追会都堂当日赐,万载长流仰高标。”宁都至今保存的古塔尚有四座,东龙的湖心塔位居其一,湖心塔高15.4米,七层六面,因年代久远,有些破损,塔顶曾经还长有杂树,今已修缮,面貌一新。湖心塔日日站在西山,东望古村,守护着一方百姓。可以这么说,湖心塔是东龙村的一种图腾,抑或是一种精神的寄托。

当然,东龙可游之处还有很多,据《宁都县志》记载,东龙有名景十处,分别是:龙岗古隘、巽峰插天、虎嶂乔峦、七星环冢、双涧抱村、凌霄胜阁、虹桥锁水、永东古寺、玉栋擎云、塔映湖心。这些景致,除七星环冢被破坏,其余依然如故。这里的每个景点都有着动人的故事,都保留着原始的风貌,每个景致,独立成篇,景致之间,相互映衬。如果有时间,我想都去走走,必定会有新的收获。

假银元挡子弹

◇曾春生

提起这块假银元,还得从话说起。

1930年12月30日,时在红四军的梁兴初在围歼张辉瓒的战斗中连中3弹,鲜血直流。战斗结束,前头传来了活捉张辉瓒的消息时,才被战友抬到小布红军总后方医院治疗。

红军总后方医院原为陈氏祠堂,位于宁都县小布镇横照村高田组,又名“高田大屋”“百间大屋”,有住房百间,建筑群庞大,由左、中、右三组建筑群构成“凹”字形,左、右两栋为楼房,中间建筑分为上、下两栋。

几天之后,梁兴初能下地走动了。一天,他由护理战士搀着走出红军医院,当他们来到村边的一家独屋子时,一阵撕心裂肺啼哭声袭来,好奇的梁兴初便走上前探个究竟。

原来是一位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,中年妇女边哭边说:她的丈夫患重病急需钱,没办法只好将家中的两只大灰鹅拿到集市上卖,结果被人用一块假银元买走了,妇女到药店抓药时才知道银元是假的。妇女马上去找到那个人理论,谁知那人却倒打一耙,强词夺理,死活不肯认账,反而说妇女诬陷他。

中年妇女的遭遇,激起了梁兴初的愤慨与同情。于是他从小袋里摸出一枚银元递给妇女手上说:“我这里有一块银元,你拿去。”妇女推辞了一会,梁兴初真诚地说:“大叔治病要紧,快去抓药吧。”

妇女感激涕零,几欲下跪。原来这枚银元是梁兴初入伍离家时,母亲亲手将家中仅有的一枚银元塞给他的。告别妇女时,梁兴初特意要了那块假银元留作纪念。

1931年8月11日,梁兴初参加了黄陂战斗。当时正值倾盆大雨。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副连长梁兴初率领全连攻到黄陂圩附近。突然,一颗子弹射来,梁兴初踉跄一下,咚地一声仰面倒在地下。看到他被子弹击中左胸部后,战友们以为他光荣了,打算抬他下火线。可就在这时,梁兴初又爬了起来,大吼一声“冲啊”,继续指挥战士们发起更猛烈的攻击。战士们见到自己的连长受了伤仍坚持战斗,人人争先,个个勇猛,奋不顾身,很快就突入黄陂,协同兄弟部队共同歼敌。仅半个小时,黄陂战斗速战速决,红军以牺牲80余人、伤300余人的极大代价,共歼毛炳文师4个团,俘敌4000余人(其中团长2人),取得了黄陂战斗的大胜利。梁兴初也因此获得“模范连长”光荣称号和红星奖章一枚,连队也荣获“战斗模范连”称号。

战斗结束后,医生给梁兴初全面检查,发现梁兴初只是左腿上和腰部受了点外伤,左胸部竟然无恙。秘密就是他放在左内衣口袋里的一块假银元帮忙挡了那颗子弹。

无独有偶,还是这块假银元又一次替他挡了一回子弹。辽沈战役时,梁兴初在黑山地区指挥解放军与5倍于己之敌,连续进行了三天的阻击,就在战斗将要结束的时候,梁兴初跃出壕沟,突然飞来一颗子弹,直射他的胸部。几位警卫员和工作人员慌了手脚,正欲抱起他时,梁兴初却推开几位战士,若无其事地说:“没事,没事!”

后来,战友们听梁兴初提起这回事时,纷纷都说:“这是好心人有好报,好人一生平安”。梁兴初则深情地说是人民救了他。



今日宁都公益宣传

精神之鉴

◇张月保

近年,随着自己年事增高,对于如何过好老年生活,多有疑惑,时常看到网上一些宣传老骥伏枥之事,激励老者调整心态之文,从中也受一定启发,但毕竟是一些不认识的,离得远的人和事,只有理性认识,难以感性认知,体会肤浅,总觉得不以为然,难以感同身受。

庚子春日,上街购物,路经中山中路,看到王师傅还在那“摊”修钟表,“多年”不见,他似乎还是“前些年”那么年轻,未见更老,我突然好奇,于是驻足,趁他有空,与他聊了起来。我说,您看上去还是我早十多二十年前看到您时那么年轻,今年多大了。他说,没年轻了,老了好多,今年已70多了。70多岁怎么还在此摆摊?生活所迫吗?我有些愕然,怜悯地与他继续聊起来。针对我的这几个问号,他愉快一一回复畅谈。他说今年78了,50多年来,对修钟表的爱好放不下,生活上倒不是很困难,他和老伴社保工资共有5000多,修钟表换电池、电子(钟表和车门、家用电器遥控器用),每月收入一两千补贴家用,可减轻些儿孙负担。我说,您真不像近80岁的样子,看面容只有60岁,这么大年纪了,还在做事,真佩服您。他说,坚持在此修钟表,是方便客户,但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充实。我问他不会出老,身体又这么好,还能做修钟表的事,有什么保养秘诀。他说,他不抽烟不喝酒,很少上馆子,也不在外吃早餐,平常保持良好心态,遇事不生气,随和对待,从未生过大病。话毕,王师傅很满足的样子,我的怜悯变成了佩服,脸上跟着王师傅盛开了花朵。

王师傅修钟表,年轻时是职业,年老时是放不下的爱好,是让生活充实的形式。干一行,爱一行,活到老,做到老,不出老,时间老去,精神不老,在坚持中获取能量,我觉得王师傅是这方面的一面镜子,可收藏在心中,经常拿出来照照自己。

在中山中路摆摊修钟表的王师傅今年78岁了,几近耄耋,精神矍铄,身体无碍,双眼炯炯。平常得再平常不过的老王师傅,在我看来,不但极不平常,而且已然成为我的一面精神之鉴。

认识“老王师傅”,是在37年前。那时,我常去位于中山中路的新华书店买书或赠书者,无意有意都能看到书店对面一个小店里有一个修钟表的师傅。以前,我不知道他姓啥,直到今年才知道他姓王。那时,老王师傅给我的外观印象是:中年美男,个子不高,五官端正,偶尔请他修钟表时,态度和蔼,价格实惠,很受人待见。此后,我在这座县城生活至今的近40年,也没有去多留意王师傅和他的修钟表业,只是路过中山中路时,有时仍无意中能看到王师傅在修钟表,隔一年二年或更长些时候,去请他修钟表或换电子,也是“事论事”事毕即离他而去,与他不曾有过闲聊,未了解过他的内心世界。对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平常人,我也没兴趣多去对他了解些什么。

客观上留给我的印象还有:王师傅修钟表经过了从店内柜台到街面摆摊的历程。20年前,中山中路两旁店面还是又低矮又破旧的老房子,王师傅就在这矮旧的原国营钟表行店铺内一个专柜上修表,店内陈设虽简陋,但能避风遮雨,冬暖夏凉。上世纪末,因中山中路街道改造,两旁店房拆旧建新,钟表行也已转制,不再支撑店面,王师傅也就没有了国家工人的身份,也就没有了店内柜台,成了一个摆摊在原店址新店面门口的修钟表“个体户”。说是摆摊,只是习惯说法,按“摊”的面积,只能说是摆摊,因“摊”是一张学生桌,桌上三边各立了一块玻璃作“围墙”,一边没围住,留作操作口,桌子旁有两张塑料椅,一张王师傅自己坐,一张供客人坐。“摊”位摆在店面前人行道上,因面积小,不妨碍行人行走,加之方便居民修钟表,城管也就允许。